

人艺新剧出炉 跨剧院合作将成常态

随着新剧目《牌坊》的跨年上演和《司马迁》的二轮上演,北京人艺新一年的大幕也已拉开。近日,北京人艺公布2016年全年演出计划,共有17部大戏、14部小戏,共计31部剧目预计在今年陆续登台。

今年,北京人艺将推出3部新排作品,包括林兆华执导的易卜生名作《人民公敌》、由导演李六乙执导的契诃夫代表作《樱桃园》,以及由京味儿作家刘一达编剧,北京人艺院长任鸣执导的原创剧目《玩家》,并分别在5月、6月、8月先后推出,涵盖外国经典和京味儿原创。

据悉,此次的新排作品在剧组、演员方面均将有强大阵容,同时也有可能会邀请其他剧院的演员加盟参演,具体的演员阵容将会在剧目正式建组时对外发布。

近年来,跨剧院合作愈发普遍,不仅有演员方面的合作,同时还包括剧本出品创作、剧目排演等多个方面,且国际上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其中日前在梅兰芳大剧院亮相的实验京剧《浮士德》是由中国国家京剧院和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剧院基金会联合出品,并由中、意、德三国艺术家共同打造。任鸣表示,北京人艺此前就曾多次邀请其他剧院的成员加盟,根据作品的需要,跨剧院合作,外请优秀演员,能够整体提升剧目的艺术性,为观众带来更加高质量的作品。

据北京人艺党委书记王文光介绍,去年北京人艺共推出18部大剧场剧目、12部小剧场剧目,共计演出381场,在降低票价的前提下,实现票房收入3241万元,众多剧目获得较好的观众反馈。

一部剧目若要成为经典,并不是只依靠一次创作或一次登台,而是通过不断打磨、修改,才能成为经典作品。以此次北京人艺新排剧目《玩家》为例,该剧内容横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至今,讲述了古玩行里各色人物的悲欢离合。剧中情节充满悬念,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再加上老北京语言特有的诙谐幽默,该剧将用喜剧元素表现一出世俗生活的悲喜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玩家》在今年8月才会推出,但早在2006年该剧就已有第一版剧本,随后又进行多次修改,直至目前剧本还在调整过程中。“每一部剧目都需要不断打磨、

不断调整,才能逐渐提升、趋于完善,从而更具艺术价值”,任鸣表示。

此外,今年北京人艺还将去年反馈较好的剧目经过打磨、修改后再次推出,如《司马迁》、《故园》、《牌坊》等。目前《司马迁》已在今年春节档推出,共上演23场,获得410多万元的票房,超过去年该剧所获得的票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不断打磨对剧目增强艺术价值的重要性。

由于经营等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放在剧目的票房结果上,但在任鸣看来,话剧不能只追求票房,而是要看相关作品的艺术性,保证剧目的内容质量。北京人艺在剧目安排上着重剧目的艺术性,其中今年北京人艺仍持续推出经典名作,除保留剧目外,还将有一批观众熟悉的剧目再度上演,包括迪伦马特名作《贵妇还乡》、老舍作品《骆

驼祥子》、被誉为“新时期《茶馆》”的看家戏《天下第一楼》、两个人的大剧场话剧典范《洋麻将》、以缜密逻辑和精妙台词著称的《哗变》、京味儿经典《小井胡同》等。同时作为每年的重头戏,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今年也将继续展开,并分为国际国内两个板块穿插进行,前后将有60天的时间为观众奉献世界级精品力作。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行家看剧

丁西林是谁

胡说

人艺今年演出安排里,如果要挑着看最陌生的,至少对我来说,肯定就是《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了。丁西林是谁?他的民国喜剧有什么不一样?

丁西林,原名燮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1893年9月29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天秤座。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但的确好些天秤座都是多才多艺很棒的人。而当这一点落实在丁西林身上的时候,他的头衔是这样的:中国剧作家、文学家、物理学家、乐器工艺家和社会活动家。

对,就是这么令人绝望的全才。丁西林有种种科研成果,推进我国中学物理教学工作,发明“符合12平均律的‘11孔新笛”,当过文化部副部长,甚至创造了“笔形查字法”,五笔字形口诀中的“木丁酉”就是纪念他,而在这之外,他还写了8部独幕喜剧、8部多幕剧。

丁西林从小成绩就好,191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1913年毕业。1914年,丁西林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念物理学,1919年获得理科硕士回国。回国后即受蔡元培校长邀请,入北大任物理学教授兼理预科主任。教物理期间,丁西林于1923年发表了他的话剧处女作《一只马蜂》。

《一只马蜂》是一部独幕剧。剧中,老太太想介绍照顾自己的护士给自己的侄儿,却不知护士和自己看似吊儿郎当一本不正经的儿子已经互相看对眼。护士和儿子就默契地在老太太眼皮下说了一大堆反话。最后他俩卿卿我我被老太太撞见,急中生智说是“一只马蜂”。

封建包办和自由恋爱,题材现在看肯定是有点老旧了,但事实上,这部戏还和丁西林自己的经历有关。丁西林读大学期间,某天接到家里寄来一封信,说母病重速归。可到家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是被骗回来结婚的。女方和他算是指腹

为婚、门当户对。但由于姑娘没有文化,且长得不好看,成婚当天,丁西林在屋里看了一宿的书。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家出走了,直到1933年母亲去世他才返家。而1926年,他也与自己的爱人结婚,二人相伴直至白头。

从1923年到1939年,丁西林一共发表了7部独幕剧。除了《一只马蜂》外,最出名的是1925年的《压迫》。大概是时间推移技艺纯熟,在我个人看来,作为喜剧,《压迫》的趣味性胜于《一只马蜂》。

《压迫》的创作也有缘故。它是丁西林为了纪念自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朋友刘叔和而作的。1925年,刘叔和因伤寒去世。当他住院的时候,病房里卫生状况很差,去看望他的朋友们总能在他的身上、床上甚至牛奶杯里打死很多苍蝇。再联想到刘叔和在社会中处处碰壁,甚至在北大也与学生相处得不好,直至最后离开北大,因此丁西林设想中,总希望能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士,能和刘叔和一起反抗或是帮他解困。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丁西林独幕剧还是《酒后》,讲述妻子和丈夫“要不要去亲一下丈夫这位醉酒的客人”的讨论。不过不是丁西林原创,而是从同一时期作家和画家凌叔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来。整个剧本,或者说故事,就弥漫着温润、沉寂和甜美的气氛,确乎是臆想中的“黄金时代”会发生的故事。

话说回来,把思维放到民国时期,看丁西林的这些戏觉得饶有趣味,但若是现在排,整部戏的亮点不能说不是磨人而老旧的。我的朋友陈述看过,但我没看过班赞去年导的《朦胧中所见的生活》。如果导演风格确乎如陈述所说“中规中矩”的话,很难说丁西林的戏会不会被导出“《雷雨》笑场”的气质。(作者系资深戏剧观众 微信号陈述与胡说)

艺术鉴赏

歌剧,该是与消遣背道的深度欣赏

柯辉

整部歌剧中使用了瓦格纳创立的那种给每一个角色或事物安排音乐主导动机的手法,让整部歌剧更有连贯性与戏剧性,这对当年以美声唱法、歌剧以歌剧大牌明星为中心的传统歌剧创作写法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革命手段。

此次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新制作版本,请来了著名歌剧导演皮埃尔·路易吉·皮兹,还特别为这部著名歌剧在中国的首演量身打造了舞台设计与服装设计,但纵观整剧演出,丹尼尔·欧伦的出色指挥才是这次演出成功的保证。

丹尼尔·欧伦这位现今最好的歌剧指挥之一,在指挥这部作品时力争将彭齐耶利的这一部充满戏剧冲突的巨作整体呈现。音乐从一开始就层次清晰,而且每个角色的主导动机开始相互交织,他用一种神秘的力量把大剧院管弦乐团生生提升为一流歌剧协奏团体。不管是弦乐或是木管,还是铜管与打击乐都喷发出火一样的能量。音乐就这样被这种能量所燃烧出来。他用最大的

热情让这部悲剧升华。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消遣化,歌剧本身的功能越来越趋于消遣与休闲化。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歌剧院都用现代理念与设计取悦观众,指挥也避重就轻地来演绎歌剧作品。其实这与相当多的作曲大师谱写这些伟大作品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很多歌剧作曲大师绝对不是为附庸风雅的人士在社交场所提供背景音乐。他们更多的把自己的爱恨情仇、把自己对世态炎凉、对社会的认识浓缩到了他们的戏剧中。这些都藏在乐谱后面,需要的是一个读懂他们的人去挖掘、去提炼、去燃烧、去喷发。最后去感动坐在歌剧院的每一位观众,虽然大部分观众会因为语言文化的某些局限不能全部读懂,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被感动了,被震撼了。所以丹尼尔·欧伦的精彩演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者系资深古典音乐乐评人)



《歌女乔康达》剧照